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搜靈





倪匡著

搜靈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搜

靈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③⑥

著者	倪	匡
發行人	沈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
	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
定價	新台幣100元	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
七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85-8



作家俵圓，水禾田攝於台北

這個故事的開始，是一個盛大的珠寶展覽的預展。這個珠寶首飾展覽，由世界著名的十二家珠寶公司聯合舉辦，地點在紐約。

不，先別說這個珠寶展覽，還是先說一說金特這個人。

還記得有一個名字叫金特的人嗎？只怕不記得了吧。就算是一直在接觸我所敘述的各種怪異的故事的人，如果能够在三十秒之內，記得這個人，並且說出這個人曾在哪一個故事之中出現過，那真是了不起。別說三十秒，就算三十分鐘，只怕也想不起這個人來。

事實上，我自己也想不起這個人來了，如果不是又見到了他的話，我絕不會想起他來。

這個人我曾經和他在一起相當久，超過一個月，可是在和他一起的日子裏——有好多天，幾乎是日夜在一起的，我從來也沒有聽到過他和任何人講過一句話。有時候，我向他講話，他也從不回答，而只是用一種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我。

我曾留意過，當別人向他講話的時候，他的神情也是一樣的。

那是一種十分難以形容的神情，在其他人的臉上，很少出現這樣的神情，至少我很少見到。在這種神情之下，他分明是望着你，可是他的眼神渙散，根本猜不出他視線焦點是在什麼地方。他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精神在極度的迷惘的狀態之下，他的口唇像是隨時準備有所動作，但是不論你等多久，他總是不發出聲音來。

整個神情，像是他對周遭的一切，全然漠不關心。一個人對他身邊發生的一切，如果真是這樣不開心的話，他實在不應該再活着了，至少，他不應該再參加任何活動了。可是這個人，他那

次，從頭到尾，參加了我們好多人在一起進行的活動。

結果是，我們各人分手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受不了他那種神態和過度的沉默，甚至連最有禮貌的普索利爵士，也沒有向他說一聲「再會」。

對了，金特是不會有人記得他的，普索利爵士，記得他的人一定不少吧。這位熱衷於靈魂學的英國人，在「木炭」的故事中，是一個主要人物。

（「木炭」這個故事，忽然被改了個名字，改成「黑靈魂」，在各地報章發表之後，已經印成了單行本。）

當時，我通知普索利爵士，我有一塊木炭，在木炭之中，可能有着一個鬼魂，普索利大是興奮，約了不少對靈魂學有研究的人到英國去，在他的那間大屋子之中，試圖和靈魂接觸。

那件事的結果如何，自然不必再在這裏重覆，我第一次見到金特，就是當我帶着那塊木炭，到了普索利爵士的住所，他請來的對靈魂學有研究的人，已經全在了，普索利曾向我一一介紹。

其中有一個就是金特。

爵士當時的介紹很簡單，看來他自己對金特也不是很熟悉，只是簡略地說：「這位是金特先生。金特先生，這位是衛斯理先生。」

我自然握手如儀。現在，我詳細敘述和他第一次見面的情形，是因為這樣可以把這個人介紹得更徹底一些。我當時伸出手來，他也伸出手來，我們握手。

金特和人握手的那種方式，是我最討厭的一種，他不是和你握手，而是伸出他的手來給你握

，他的手一點氣力也沒有。

通常，只有紅透半邊天的女明星，才有這樣和人握手的習慣。可是這位金特先生，當時打量了他一下，個子不高，不會超過一百六十公分，半禿頭，一點風采都沒有，看來有點像猶太人，但也不能肯定，一副糟老頭子的模樣，至少也有五十開外了，居然也用這種方式和人握手，真有點豈有此理。

所以，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，絕不算好。只不過後來，我在開始記述「木炭」這件事的時候，在金特身上發生的古怪的事，已經開始了。所以，我才特地加了一句：「這個人，以後有一點事，十分古怪，是自他開始的。」

在爵士家裏，我和一千對靈魂有研究的人聚會之後，我們又轉赴亞洲，在另一個朋友陳長青的家裏去聚會。這次聚會歷時更久，金特也自始至終參加，可是却也從來沒有講過一句話。

我的那個朋友陳長青，是十分好講話的人，有一次，他在對着金特獨白了五分鐘，金特連表示一下是或否的神情也沒有，他實在忍不住，對我悻然道：「這禿子是什麼來路？他是聾子，還是啞子？」

金特是什麼來路，我也不清楚。他是普索利爵士介紹我認識的，當然，我要去轉問爵士。我找到了一個機會，向普索利提起了這個問題，普索利皺着眉，道：「唉，這個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。」

我笑道：「這像話嗎？他出現在你的屋子裏，而且是由你介紹給我的，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

？」

普索利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，道：「事情是那樣，你知道一個靈魂學家叫康和？」

我搖了搖頭，表示不認識這個人，普索利搔着頭，像是在考慮該如何介紹這個人才好，他終於道：「你知道著名的魔術家侯甸尼？」

我道：「當然知道，侯甸尼十分醉心於和靈魂的溝通，他曾以第一流魔術家的身份，揭穿了當時許多降靈會的假局，也得罪了很多靈媒。」

普索利道：「是，康和就是侯甸尼的一個好友，對靈魂學有極深刻的研究，以九十高齡去世，我年輕時，曾和他通過信。」普索利爵士越說越遠了，我忙道：「我問的是金特這個人——」

爵士道：「是啊，在你見到他之前三個月，金特拿了一封信來見我，信是康和還沒有去世之前寫的，絕無疑問，是他的親筆，信寫得很長，介紹金特給我認識，並且真的不喜歡說話，當時我就問他，爲什麼有了這封信快十年了，到現在才來找我，他都沒有回答。」

我「哦」地一聲，道：「那麼，信中至少對金特這個人，作了具體的介紹？」

普索利道：「提到了一些，說他對靈魂學有深湛的研究，並且足跡遍天下，曾在日本和中國的一些古老寺院中長期居住過，在西藏的一家大喇嘛寺中，有過極高的地位。也曾在希臘的修道院中做過苦行修士，和在印度與苦行僧一起靜坐，等等。他的經歷，看來都是和宗教有關，而不是和靈魂學有關，我真不該請他來的。」

我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他也不妨碍我們，其實，宗教和靈魂學，關係實在十分密切，甚至是一

而二，二而一的，你是不是這樣覺得？」

普索利爵士當時並沒有立即回答我這個問題，我們也沒有就這個問題再討論下去。

金特有着那麼奇妙的生活經歷，這倒令我對他另眼相看，所以，在分手的時候，我是唯一和他握手說再會的人，可是金特仍然是這樣，手上一點氣力也沒有，當時，當他轉過身去之際，我真想在他的屁股上，重重踢上一腳。

金特這個人，我對他的了解就是那樣而已。

約略介紹過金特這個人了，再說那個大規模的珠寶展覽會。

這個珠寶展覽會，是半公開的形式來舉行的。所謂半公開的形式，就是：參觀者，要憑着請柬，才能進入展覽會場，不是隨便誰都可以進去參觀一番的。

這一類的展覽會，發出去的請柬，雖然相當多但也相當嚴格。全世界各地的珠寶商，豪富達官，名人巨賈，都會收到請柬。而且，在高級社交場合活躍的人，也都以收到一張請柬為榮，據我所知，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之中，早在這個展覽會要舉行的消息傳出之後，就有些自以為已經有够多的錢，在各種場合儼然以名流姿態出現，可是在他人的眼中只是不入流角色的人，用盡了方法想獲得一張請柬，而終於不成功的。

展覽會籌備工作，由十二家珠寶公司和三家世界性的大保險公司各派一位代表組成。發請柬的工作，也由這個籌備處來決定。每一張請柬，都經過提名、通過的手續。一共是十五個人，必需有八個人贊成，這張請柬，才能够寄出去。

當然，有很多人，是名字一抖出來，就立即獲得通過，連介紹也不必介紹的，例如摩洛哥王妃嘉麗絲姬莉、沙特阿拉伯的雅曼尼王子等等。

美國最當紅的女明星波姬小絲，也不過只得了十二票。反對者的三票，理由是小絲的經濟不夠獨立，雖然她來到會場，有宣傳作用，可是購買力不夠，而這個展覽會，是根本不需要宣傳的。

另外還有兩個，引起了激烈爭論的人物，很有趣，一個是利比亞的「軍事強人」卡達菲上校。

兩家保險公司的代表，和倫敦一家珠寶公司的代表提出邀請卡達菲。保險公司的代表提出的理由是，卡達菲和全世界的恐怖組織都有聯繫，這樣大規模的珠寶展覽，每一件展出品，價值都以萬英鎊計，投保的總額是三億鎊。保安工作當然嚴密之極，普通的盜賊，雖然垂涎三尺，但也不敢下手。可是恐怖組織的成員，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，又有着最新型強力的武器，如果萬一將他們吸引了來，那就真是防不勝防了。

所以，三家保險公司中的兩家，就提出請卡達菲來，將總首領請了來，就算有恐怖組織要打主意，也不好意思下手了。

而提出請卡達菲來的那家珠寶公司的代表則說，三個月之前，來自利比亞的一個買家，曾對他們公司的一套由紅寶石和鑽石鑲成的首飾有興趣。那個買家的身分很神秘，在經過多次來往之後，那買家在有意無意之間透露，他是奉「上校」之命來選購首飾的。珠寶公司方面，當然不便再問是那位「上校」，和「上校」要買首飾有什麼用處。這套由純淨無疵的紅寶石，和全美鑽

石鑲成的首飾，價格之高，自然是天文數字。

可是那位來自利比亞的買家，一下子就付了五成定金，答應在珠寶展覽之後，再付另一半取貨。這種買家，是任何珠寶公司夢寐以求的，而且，可能「上校」還要更多的珠寶，所以提議邀請。

然而，在經過爭論之後，這個提議被否決了。

否決這個提議，說起來更詭譎，原因和政治有關。籌備會的大多數代表，考慮到如果請了卡達菲上校來，如果在會場中，他和費德爾王子見了面，那會產生何等尷尬的場面？如果以色列的幾個豪富，或是在美國的猶太裔豪富見到了他，會不會掉頭就走？

所以，提議遭否決，投票的時候，贊成者三票，反對者十二票，少數服從多數，提議者也沒有話說。

另一個引起爭論的人物，是我。

提議發請柬給我的兩個人。一個，是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極咩珠寶公司的代表。那家人員，我曾和他們有過糾葛。提議請我參觀的理由是：「衛斯理先生對珠寶有深湛的認識和愛好，衛先生對珠寶的知識之豐富，是超越時代的，而且，他有忠誠的人格和極佳的信譽。」

另一個提議邀請我的，是英國一家保險公司的代表。這家保險公司歷史悠久，信用超卓。

這家保險公司在保安工作、調查工作上的成就，舉世無匹，而負責這家保險公司這一部門工作的是喬森。

有必要簡略地介紹一下喬森這個人，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國人，平時幽默風趣，可是工作起來，極度認真，固執起來，像一頭花岡石刻成的野牛一樣。他投身情報工作之際，不過十五歲，由於他有一頭紅髮，又講得一口好德語，所以在戰爭期間，長期在德國工作，幾次出生入死，德國秘密警察總部把他列為頭號敵人，可就是沒有法子令他落網。

據說，戰後，紐倫堡審訊納粹戰犯之際，他曾出庭作證，幾個受審的納粹頭子才第一次見到這個外號「英吉利之鷹」的出色情報工作者。其中有一個曾吃過他大虧的納粹份子，幾乎想撲過去咬他。

喬森是一個極端冷靜的人，多年情報工作的訓練，再加上他的天性，他可以說是我所見過的人之中，最冷靜的一個人。

我之所以特別強調他的冷靜，是因為以後的敘述中，有一些事發生在他的身上，這些事，和他的一貫的極度的冷靜，全然不合，因而顯得格外詭異之故。

戰後，他脫離了軍部，到處旅行，後來，曾作為蘇格蘭場的高級顧問，國際刑警總部的高級顧問，在十六年代，他所做的一件最精采的事，是蘇聯的國家安全局，派出了一個以極高級的安全局官員為首的三人代表團，企圖遊說收買他，為蘇聯服務，所許的條件之好，只怕連最安貧樂道的顏回先生都會鄭重考慮。

可是結果是，這個由蘇聯國家安全局高級人員組成的三人代表團，一起投奔了西方，令得蘇聯方面，暴跳如雷。

當我認識喬森的時候，我曾問他：「怎麼一回事？你是用什麼方法令得這三個蘇聯人投奔西方的？」

喬森維持着一貫的冷靜，也一點沒有洋洋自得的神態，道：「很簡單，我掌握了他們的一點小秘密，而將這點小秘密洩漏給他們的上級，令他們無法再回去，他們就只好投奔西方了。」

我當然知道，在他口中，輕描淡寫的「掌握了一點小秘密」，其過程如果敘述出來，可能在世界上任何驚險曲折的間諜小說之上。

後來，他忽然失蹤了一個時期，再度出現時，職位是聯合國掃毒委員會的專員，領導了中東，特別是伊朗地區的掃除毒品的行動，使得這個世界最大的罌粟種植地區，幾乎完全改種了其他植物。

然後，他又離開了聯合國，去從事一樁非常冷門，簡直想都不想不到像他這樣的人會去做的工作。他的職位的全稱相當長：「沉船資料搜集員」。工作範圍是專門搜集各種沉船的資料，將這些資料提供給大規模的打撈公司去打撈。

我和喬森認識的時候，就是他在當「沉船資料搜集員」的時候，倒是一見如故，互相交換了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他那時候在日本，正在拼命搜集一艘叫「天國號」的巨型戰艦的下落。

當時，我們用英語交談，我在聽了之後，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日本好像沒有一艘戰艦是叫『天國號』的，你是不是記錯了？」

他取過紙來，寫下了「天國」兩個漢字，我搖頭道：「沒有這樣的戰艦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道：「要是連你也知道，就不用我去搜集資料了，這是日本海軍在戰爭末期建造的最大軍艦，比『大和』還要大，一切資料都絕對保密，連建造者也不知道自己造的是什麼。在日本投降之後，有消息說這艘戰艦上一千二百名官兵，決定集體自殺，將船鑿沉，和船共存亡，沉沒的地點則不明，我就是想把牠的沉沒地點找出來。」

我對這樣的事，不是有太大的興趣，當時聽了，只問了一句：「在那艘大軍艦上，有着財寶？」

喬森皺了皺眉，顯然嫌我的問題問得不在路上，然後，他又像是自言自語地道：「根據我已獲得的資料，這艘戰艦上，有一件十分不可思議的事發生過，這件事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點燃了一支煙，深深吸着，沒有再講下去。本來，對於「不可思議的事」，我是最有興趣的，應該追問下去。

可是我剛才問了一個蠢問題，提及了「財寶」，顯然惹得喬森不想回答，我也覺得十分無趣，所以便沒有再問什麼。

當然，我也想不到那次閒聊，提及的那艘在極度秘密的情形下建造的「天國號」，後來又會和發生的一些怪事發生關係。而且，自從那次之後，我從來也沒有再在任何人的口中，聽到過「天國號」這個名稱。有幾次，我和應該知道這件事的日本人談起，有一個曾是日本戰時的海軍中將，在海軍本部擔任高職，他聽了之後，就「哈哈」大笑，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衛君，你是從那裏聽到這種荒謬的故事？絕無可能。」

當時還有好幾個人跟着哄笑，弄得我十分尷尬，幾乎老羞成怒。

以後，我也忘記了鬼「天國號」的事。也沒有再聽到喬森提起過。大約兩年之後，再遇到他時，他已經不當「沉船資料搜集員」了，轉了行，職業更冷門，是「全歐古堡構造研究員」。

再後來，喬森又做過了一些什麼，我也不甚清楚。他是什麼時候進了那家大保險公司當了保安主任的，我連知也不知道。還是收到了他的信之後才知道的。

喬森的長信，和請柬一起寄到，除了請我和必接受邀請之外，還將當時通過邀請我的經過，在信中詳細地告訴了我。

喬森提議邀請我的理由是：「像這樣的大型珠寶展覽，以前從來未曾舉行過，所以，在展覽會舉行的一個月間，有可能發生任何意料不到的事情。而衛斯理先生，是應付任何意料不到的事的最佳人選。」

當兩個代表提出我的名字之際，其餘十三個代表，盡皆愕然，其中一個年少氣盛的代表，問了一句話，最能表達他們愕然的原因。

這個代表問道：「衛斯理？衛斯理是什麼人？可有誰聽說過這個人？」

喬森的回答來得很快：「你沒有聽說過，那只證明你孤陋寡聞而已。」

這樣的搶白，誰也受不了，那位代表立時大聲道：「我反對。」

喬森站了起來，指着那個代表，冷冷地道：「希望只有他一個人投反對票。如果再有人投反對票的話，我立刻退出。」

（當我看他的長信，看到這裏時，我不禁哈哈大笑，向在一旁的白素道：「人家形容喬森是野牛，我說他是花岡石刻成的野牛，真是一點不錯，他的蠻勁又發作了，那簡直是霸王硬上弓了。」）

（白素的回答，真令人生氣，她道：「嗯，這個人倒和你差不多。」）

另一個代表道：「這不對，我們的原則是，要多數同意才行。」喬森冷冷地道：「考慮一下這次展覽沒有我參加的後果，各位，還是投贊成票吧。」

所有的人，真的考慮了十分鐘之久，由於喬森的來頭是如此之大，他要是退出，他代表的那家保險公司也退出，而要找一家可以承受一億英鎊保險額的公司，不是容易的事。所以，投票的結果，不是十四比一，而是一致通過。

我看完了喬森的長信，不禁哈哈大笑。那張請柬，印得精緻絕倫，我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精美的請柬。

我向白素，揚了揚這張請柬，問道：「有珠寶展覽看，你不去？」

白素看來一點興趣也沒有，道：「人家又沒有請我。」

我道：「那不要緊，我一定要帶你去的話——」

白素不等我講完，就搖頭道：「我聽你說過喬森這個人，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他為什麼堅持要你去。你和世界各地的一流珠寶竊賊有聯繫？」

我瞪了她一眼，道：「當然沒有。」

白素沒有再說什麼，我一面用手指彈着那張請柬，發出「拍拍」的聲響來，一面也在想：喬森爲什麼一定要我去呢？

他的信中，雖然寫出了理由，可是這個理由，實在是不成立的。

喬森說，這樣大規模的一個珠寶展覽，可以發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而我就有應付意外的能力。

這樣說法，不是太空泛一點了麼？

珠寶展覽會有什麼意外？當然是引起盜賊的覬覦，向那些價值極高的珠寶下手。正如白素所說，我雖然知道有幾個珠寶竊賊，具有一流的身手，但是却從來也沒有和他們接觸過。

我只是知道，珠寶竊賊這一行，和其他的竊賊不同，幾乎已是屬於藝術工作的範圍，沒有天才，是不能成爲第一流珠寶竊賊的。而且，第一流的珠寶竊賊，平時，在身分的掩飾上，也都是一流的。我就知道其中有一個，有着真正伯爵的銜頭。

對珠寶展覽本身，我沒有什麼興趣。引起我興趣的問題是：喬森爲什麼一定要我去。

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其實是很容易的，我根本不必挖空心思去想，只要去問問他就可以了。

於是，我根據喬森信上的電話號碼，打電話去，一下子就聽到了喬森那聽來很冷很硬的聲音。當他知道是我的長途電話之後，他的聲音，居然變得充滿了熱情，道：「你準備什麼時候來？我已經替你準備好了房間。」